

宋代詩話李白論*

— 以李白杜甫優劣論爲主 —

禹在鎬** · 朴亭順***

<目次>

I. 序言	IV. 李杜并尊
II. 揚李抑杜	V. 結論
III. 抑李揚杜	

I. 序言

宋代詩話中，盛唐時期詩仙李白受到廣範關注，并進行了較全面的論評，宋代詩話李白論相當豐富，其中諸如李白詩歌創作風格論；李白杜甫優劣論等討論比較頻繁。通過宋代詩話李白論，可以反映出宋代詩壇對唐詩的認識角度與接受程度，側面體現出宋代詩學發展的特色。爲後代對於李白及其詩歌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廣範的理論依據，本文將對李白杜甫優劣論作些初步探討。

李白與杜甫作爲唐代的兩位傑出詩人，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論評李白詩作，必然涉及杜甫，因而比照李白與杜甫詩作的創作、藝術表現，成爲宋代詩話李白論獨特的討論範疇。宋代詩話以李杜優劣論展開了較充分的闡述。

* 이 연구는 2010학년도 영남대학교 학술연구조성비에 의한 것임.

** 嶺南大學校 中國言語文化學部 教授

*** 慶星大學校 中語中文學科 講師

II. 揚李抑杜

宋代詩話對李白的評論經歷了曲折複雜的過程，反映出宋人對李白及其詩歌評價不斷在變化發展。宋初至北宋中期，七十餘年間，流行‘白體’、‘西崑體’、‘晚唐體’，大體處於唐人詩歌影響之下。

宋人劉攽在《中山詩話》中云：

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鄉人有強大年者，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楊亦屬對，鄉人徐舉「乾坤一腐儒」，楊默然若少屈。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而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趙飛揚為感動也。¹⁾

五代的柔弱文風，在宋初始終無法根除，這與當時的文人創作心態趨於內向收斂有關。宋初一些身居高位而對文壇有直接影響的文人，在創作中力圖回避社會矛盾，注重描寫身邊瑣事和宴飲生活，或者沈緬於個人的娛悅，互相唱和酬答，文學成了娛樂和排遣的工具而已，至西崑派詩人有所變化，但他們的創作出發點不是現實生活中的實際感受，而是用詞用典形式上追求變化。

宋人楊億為西崑派詩人之一，詩歌創作以李商隱為榜樣，重視藻飾，講究用典和聲韻，追求一種華麗典雅的風格，自然對杜甫詩歌不屑一顧²⁾ 因為西崑詩人的創作出發點不是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實際感受，詩歌創作只是語言運用的技藝，消遣應酬的工具而已，沒有真正繼承到李商隱抒寫內心細膩情感，追求幽美情致的詩歌特色。

1) 劉攽，《中山詩話》，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一冊，444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南京。

2) 杜甫繼承《詩經》、漢樂府‘即事名篇’及‘緣事而發’的創作傳統，借古題寫時事，努力創作反映安史之亂時代社會現實的新題樂府，抒寫時事的‘詩史’名篇。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批評與揭露。其詩多涉筆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譽為‘詩史’。

歐陽修是北宋時期的政治家和文學家，是宋初詩文復古革新運動的領袖。以歐陽修為首倡導詩文革新運動時期，李白、韓愈被推崇為當時文壇詩文創作的典範。歐陽修所處的宋代正是文人階層試圖以自己的權力，期望通過建構而變為現實權力的時期，也是文人主體意識開始膨脹的時期。歐陽修在理論上認為“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自至也”³⁾，“事信言文”⁴⁾，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主張道與文的關係應與社會現實相聯係，他所提倡的‘道’不是虛無縹渺的抽象概念，而是指文人的行為準則與人格理想。歐陽修作為宋代古文運動的傑出代表，他的古文理論經世致用的思想非常明確，他在〈與黃校書論文章書〉⁵⁾中，認為文人不能回避社會矛盾，粉飾太平，而必須揭發弊端，以利改革。經世致用的思潮不僅改變文人的創作態度和思維方式，同時也影響到詩人創作的心理狀態和審美追求。隨着古文運動的展開，濟世思想深入，詩歌創作中出現了追求不同凡響，磊落雄豪詩風的傾向，對他影響最大的則是韓愈與李白。

李白的天才豪放頗為歐陽修欽佩，但歐詩繼承的却是韓愈古體詩的特點，即散文式句法與聲調鏗鏘的氣格。歐陽修梅堯臣等詩人的詩歌創作改變了西崑體藻飾浮靡的詩風，但也出現了以文為詩的傾向。處於內憂外患的宋代詩人是無法真正學到李白的盛唐之音的，唐人對李白及其詩歌普遍高度讚揚，而宋人對李白只是感性的贊嘆和推崇，深入探討學習研究極不充分，反而杜甫歷經磨難而不消沈的沈鬱頓挫，却更與宋代詩人的審美追求相符合。

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云：

落日欲沒岷山西，倒着接籬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橫放。其所以警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至於天才自

3) 歐陽修，〈答吳充秀才書〉，《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文編》卷四十八。

4) 歐陽修，〈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二十五。

5) 歐陽修，〈與黃校書論文章書〉，《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文忠集》卷六十七。

放，非甫可到也。⁶⁾

歐陽修例舉李白的一首醉歌〈襄陽歌〉，詩中觸事遣興，借人寫己，充分表現了李白蔑視功名富貴、追求放浪自由生活的思想感情；也流露了人生無常、及時行樂的消極情緒。開元二十二年(734)，韓朝宗在襄陽任荊州長史兼東道採訪使。李白往謁求官，不遂，乃作此詩以抒憤。歐陽修認為杜甫於詩法可能精強於李白，而天才自放的風格，杜甫可能不及。宋人張戒在《歲寒堂詩話》中，點明歐陽修讚賞李白，尤其是對李白的古體詩倍加崇拜。⁷⁾ 宋代文人對於純粹個體精神境界的向往，表現在遠離塵俗的內在世界里，追求心靈的自由美好的體驗。歐陽修「吾之樂可勝道哉！」⁸⁾ ‘樂’是一種人格精神境界，只有知道者才能真正體會得到。

李白在宋代文人大量詩話、詩文筆記乃至民間傳說中成為傾心向往的偶像。李白所具有的非凡的天才，特異的個性和傳奇的經歷，使他是中國古代衆多詩人中被‘演義’，被創造得最多的人物。自從唐代賀知章稱李白為‘謫仙人’之後，就有將李白及詩作詩仙化或神秘化的傾向。宋人多沿襲了唐以來的說法并加以發揮。宋代文人在吟詠李白詩，多以整首詩描繪李白的謫仙形象，熱情謳歌其‘謫仙’風采，或干脆把李白當作仙人。對他的仙風傲骨和傳奇性經歷表示敬仰和追慕之情。

正如宋人徐積在〈李太白雜言〉中，贊頌李白及其詩歌的奇逸：

噫嘻歎奇哉！自開辟以來，不知凡千萬年，至於開元間，忽生李詩仙。
是時五星中，一星不在天。不知何物為形容，何物為心胸，何物為五臟，何物為喉嚨？開口動舌生雲風，當時大醉乘游龍。開口向天吐玉虹，玉虹不死蟠胸中，然後吐出光焰萬丈凌虛空。蓋自有詩人以來，我未嘗見：大澤深山，雪霜

6) 歐陽修，《六一詩話》，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一冊，246頁。

7) 張戒，《歲寒堂詩話》，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三冊，3236-7頁，“歐陽公喜太白詩，乃稱其「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之句。此等句雖奇逸，然在太白詩中，特其淺淺者。……歐陽公詩學退之，又學李太白。”

8) 《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文忠集》卷四十四。

冰霰，晨霞夕霏，萬化千變。⁹⁾

蔡條《西清詩話》中云：

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爲可與神游八極之表，或以爲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¹⁰⁾

宋代不少人熱衷在畫中描繪李白的謫仙形象，李白神奇的詩歌頗爲流行。宋人常有親見或夢見成仙後的李白之說。如趙令時《侯鯖錄》中記載：“東坡先生在嶺南言，元祐中有見李白酒肆中誦其近詩……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李白作也。”¹¹⁾李白令高力士脫靴，與郭子儀互救等傳奇故事在宋代日益盛行，但這些都不是出自李白的自述，也不是出自熟知李白的親友的敘述，而是見於一些稗聞雜說。李白令高力士脫靴最早出自唐人所撰《松窗雜錄》、《國史補》、《酉陽雜俎》等諸家稗說，却被宋人載入《舊唐書》、《新唐書》等正史；這些傳說在宋代還有了進一步的深化和發展，文人紛紛詠吟，如李之儀《李太白贊》云：“醉遣脫靴，孰貴孰賤。”¹²⁾陳師道《和繞節詠周昉畫李白真》：“禁省不識將軍尊，袖手猶懷脫靴氣。”¹³⁾宋代文人一向以重學問，講故實著稱，不肯輕信盲從，在李白評價的問題上，却把傳聞虛構當成史實并熱衷於傳播渲染。宋人歌頌、渲染李白的仙人風采和超凡傲骨，謳歌李白蔑視權貴，反抗壓迫的氣節，是對唐人所發現的李白的謫仙意義的深化和加強。

在宋代大量李白的仙化傳說中，李白不僅是一位具有強烈傲岸的精神的反權貴的典型，而且是一位擁有極度自由，能擺脫一切束縛的超現實形象。這

9) 《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宋詩鈔》卷四十一。

10) 胡仔，《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漁隱叢話》前集卷五。

11) 趙令時，《侯鯖錄》，《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侯鯖錄》卷二。

12) 李之儀，《李太白贊》，《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姑溪居士前集》

13) 陳師道，《和繞節詠周昉畫李白真》，《四庫全書》，《後山集》卷三。

一形象，顯然已不是歷史上真實的李白，而是宋人根據歷史環境，傳統文化心理及個人遭遇心境和李白本人所具有的個性才華特徵對李白進行的重塑。衆多離奇傳說本身固不可信，却符合李白的思想性格。李白留給後世九百多首詩篇。熠熠生輝的詩作，表現出詩人非凡的一生，是盛唐社會現實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藝術寫照。

詩話中詩論批評是宋人政治領域中所強調的道德規範與行為準則的延伸，自然要強調詩人的詩歌創作標準。現實中無法實現，詩人就會轉向內心世界追求心理補償，宋代文人得以盡情表現個體精神的自由追求。李白謫仙稱謂所包含的意義，非凡的天才，豪放的性格，奇特的經歷，詩人實現個性自由，人格獨立，情感解放的願望。李白情感豐富，奔放不羈的詩歌成爲文人抒發情感的載體，李白對權貴的指責冷諷中，受壓抑的宋代詩人感到揚眉吐氣。

蘇軾雖以李杜并尊，但其詩風更傾向於李白。

許顥在《彥周詩話》中云：

李太白詩云：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東坡《嶺外詩》云：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賀知章呼李白爲謫仙人，世傳東坡是戒禪師後身，僕竊信之。¹⁴⁾

許顥例舉李白《山中答俗人》¹⁵⁾與蘇軾《縱筆三首》¹⁶⁾二詩，將李白與蘇軾詩作比較，「坡仙」¹⁷⁾與「謫仙」詩風實有相似之處。李白《山中答俗人》全詩雖只四句，却有問答、敘述、描繪、議論、虛實等，蘊意幽邃。詩押平聲韻，採用不拘格律的古絕形式，顯得質朴自然，悠然舒緩，更有助於傳達出詩的情韻。憤世嫉俗與樂觀浪漫正是如此奇妙地統一在李白的詩作中。

宋代詩話關於李白杜甫優劣論，關鍵並不在於李白杜甫優劣高低，而在於

14) 許顥，《彥周詩話》，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二冊，1403頁。

15) 李白，《山中答俗人》，《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李太白文集》卷十五。

16) 蘇軾，《縱筆三首》其二，《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東坡全集》卷二十四。

17) 《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後村集》卷十二。

宋代文人在評論中的標準和角度的優劣，但由於審美主體的價值不一樣。宋代詩話中李白杜甫優劣論根本上是詩歌鑑賞標準問題。李白詩歌的風格飄逸豪邁，風格美也是人格美的反映，所以是無法做效，無法企及的。杜甫長於格律排比鋪陳之美，以沈鬱美為其詩歌風格特色。杜甫由於苦煉及生活經歷而獲得這些優勢。李白之詩直抒胸臆者我，樂則大笑，悲則大號，狂歌狂舞，變幻縱橫，極易讓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娛樂性極強。杜詩的內容多是憂國憂民，‘每飯不忘君’的篇章很多，雖然技巧很高明，讀來不免使人沈悶，當然寧願多讀李白式的詩歌。李白詩因為直抒胸臆，寫的是純粹個人感受，容易發生共鳴。杜甫詩稱為詩史，對社會人生的洞察比較深刻，相對來說李白的詩就顯得淺露。實用標準衡量，杜甫詩頗合於封建社會禮教，推崇杜甫，很有實用性，可用為詩教的工具，而李白詩却有強烈的個性和享樂至上的思想。雖然兩位大詩人都各自不同程度地兼有對方的特色，但總的界限是十分明顯的。

III. 抑李揚杜

宋代基於時代精神和價值原則的變遷，宋人對唐代詩人進行了重新審視、評估與抉擇。唐代與杜甫處於并尊地位的李白，在宋代的典範抉擇中落選，並從此未能獲得與杜甫平等的實際地位。宋代詩話中對李白的批評，大多反映在李白詩歌的思想內容，以及言行舉止上。

蘇轍在〈詩病五事〉中云：

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為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此豈其誠能也。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¹⁸⁾

18)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四冊，3546頁。

宋代儒學復興，理學派別興起的時代中，宋人普遍尊奉高尚的人格，用道德理性規範舉動，對詩歌以道德理性進行嚴格制約。李白的思想駁雜，出入百家而不受儒家牢籠，立身行事也多狂放不羈，李白強烈的主觀色彩，張揚外露奔放不羈的情感抒發，辛辣諷刺均不符合‘性情之正’的要求，宋代的文學批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道德倫理規範的制約，李白受到宋人的批評與貶抑是可以理解的。蘇轍評論李白詩歌類似其為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他又認為杜甫有好義之心，李白不及杜甫，蘇轍點明宋人不以李白稱首的理由。在〈詩病五事〉中指出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¹⁹⁾李白在宋代所以失去詩壇宗主的地位，並非詩藝遜色，而是其為人做事有悖於宋人的倫理規範。胡仔在《茗溪漁隱叢話》前集中云：

《王直方詩話》云：荊公編集四家詩，其先後之序，或以為存深意，或以為初無意。蓋以子美為第一，此無可議者；至永叔次之，退之又次之，以太白為下，何邪？或者云：太白之詩，固不及退之，而永叔本學退之，而所謂青出於藍者，故其先後如此。或者又以荊公既品第了此四人次第，自處便與子美為敵耳。」《鍾山語錄》云：「荊公次第四家詩，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詩近俗，人易悅故也。白識見污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²⁰⁾

王荊公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具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懼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麗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閒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闢奧，未易識其妙處。」²¹⁾

王安石曾編過一部《四家詩選》，收錄李白、杜甫、韓愈、歐陽修等詩作，以杜甫為首，以李白居末，表明王安石對李杜二人的不同態度。認為“白

19) 胡仔，《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九。

20) 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四冊，3555頁。

21) 何谿汶，《竹莊詩話》，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十冊，10093頁。

識見污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他認為李白歌詩，豪放飄逸，雖人莫及。但僅格止於此，不知變也。杜甫則悲懼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其中‘婦人與酒’之論被當時各種詩話文評引錄，流傳頗廣，影響極大，成為宋人指責李白的常論。王安石首推杜甫，是因杜詩具有集大成的詩歌創作成果，而李白雖豪放飄逸人固莫及，但缺少變化，不如杜思緒深密，構思嚴謹，詩法完整。與歐陽修認為李白的成就涵蓋杜甫，相反王安石認識到杜甫詩歌緒密而思深的特點，而對李白則認為詩只有豪放飄逸一面，缺乏杜甫詩歌變化百態，包容眾家的風格。“予考古之詩，猶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²²⁾

蔡居厚在《蔡寬夫詩話》中云：

景佑、慶歷後，天下始尚古文，於是李太白、韋蘇州諸人及雜見於世，杜子美最為晚出，三十年來學詩者，非子美不能道，雖武夫女子皆知尊異之，李太白而下莫與抗。²³⁾

蔡居厚認為隨着時代的遷移，宋人學習的典範也有所變化，北宋中期李白杜甫等詩人詩作頗受時人關注，但逐漸李白不能與杜甫相提并論。

黃徹在《碧溪詩話》中云：

太白 辭粟臥首陽，屢空飢顏回。當代不樂飲，虛名安用哉？「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尊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臥桃園東。」又：「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坐客三千人，而今知有誰？」「君不見孔北海，英風豪氣今安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藜居。」此類者尚多。愚謂雖累千萬篇，只是此意，非如少陵傷風憂國，感時觸景，忠誠激切，蓄意深遠，各有所當也。子美<除草>云：「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其憤邪嫉惡，欲芟夷蘊崇之以肅清王所者，懷抱可見。臨川有「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俗浮薄」，此方外之語，異

22) 王安石，〈老杜詩後集序〉，《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臨川文集》卷八十四。

23) 蔡居厚，《蔡寬夫詩話》，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一冊，622頁。

乎農夫之務去者也。²⁴⁾

黃徹認為李白所寫的詩，大多如同〈月下獨酌〉²⁵⁾四首之其四、〈携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²⁶⁾、〈邯鄲南亭觀妓〉²⁷⁾、〈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²⁸⁾等。〈月下獨酌〉是李白飄逸風神和浪漫詩風以及詩人精神世界的充分展現。酒與月，是李白一生須臾不曾離開的最忠實的朋友，身處何方總會留下有關美酒與明月的浪漫瀟灑之作。李白有抱負，也有才能，盼望做番事業，但是既得不到賞識和支持，也找不到知音和朋友。所以他常常陷入孤獨的包圍之中，感到苦悶、徬徨。他厭惡社會的黑暗與污濁，追求光明與純潔，所以才對明月寄托了那么深厚的感情，以致連他的死也有傳說，是醉後入水中捉月而死的。李白詩作數量很多，對權貴惡世雖有所憤慨，李白的詩歌以豪邁的氣魄歌唱自己的進步思想，抨擊權貴，蔑視禮教。但也時時流露出懷才不遇、人生如夢的消極情緒。〈携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此詩作於天寶四年(746)春，相傳梁孝王曾游於棲霞山(今山東單縣東)，感慨梁王已沒，富貴榮華如過眼煙雲，追求醉酒歡歌，及時行樂的生活，顯示出李白消極的人生觀。〈邯鄲南亭觀妓〉作於天寶十一年(752)，此詩讚美了燕趙歌妓美容妙舞，抒發了時光易逝，人生如夢的感歎，表現出行樂須及時的思想，從側面反映出李白壯志難酬的憤激之情。〈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李白反權貴，輕王侯，傲岸不屈的反抗精神，詩中得到集中的表現。

宋人正是針對這些而有所不滿。相比之下，杜甫的〈除草〉則是截然相反，此詩作於永泰元年(765)春，詩中描寫杜甫帶領孩子們在草堂附近鏟除蕁麻毒草，一直干到天黑，表現出疾惡如仇的思想性格。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

24) 黃徹，《碧溪詩話》，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三冊，2380頁。

25) 李白，〈月下獨酌四首〉，《四庫全書》，《御定全唐詩》卷一百八十二。

26) 李白，〈携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四庫全書》，《御定全唐詩》卷一百七十九。

27) 李白，〈邯鄲南亭觀妓〉，《四庫全書》，《御定全唐詩》卷一百七十九。

28) 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四庫全書》，《御定全唐詩》卷一百七十八。

後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詩史’。杜詩不僅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詩歌創作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宋代杜詩更受到廣泛重視，王禹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對杜甫推崇備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

宋人多批評李白的詩歌缺乏社會現實內容，思想價值不高，無法與杜甫相提并論。宋人認為‘雅正’即着眼於詩歌所表現的現實內容和情感意境。宋人重視詩人內在的高尚情趣，認為基於人品的高低。但宋人認為李白既不是‘醇儒’，人品不足取，詩意也不太高。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惜乎二失既彰，三美莫贖，此所以不能為醇儒也。”²⁹⁾ 葛立方為李白數娶携妓的行為而感歎，宋人對李白的非難着眼於詩歌的思想內容以及道德人品和政治識見。宋人承認詩歌創作藝術上，雖以李杜齊名，宋代文學批評因受到道德倫理規範的制約，以政教為中心，而不是以審美為中心。李白并非詩藝遜色，主要是思想行為有悖於宋人的倫理規範。

〈乾元中寓居同谷七歌〉 杜子美李太白，才氣雖不相上下，而子美獨得聖人刪詩之本旨，與《三百篇》無異，此則太白所無也。元微之學李、杜，以為太白壯浪縱態，擺去拘束，摹寫物象，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李尚未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鄙哉，微之之論也！鋪陳排比，曷足以為李、杜之優劣。……若〈乾元中寓居同谷七歌〉，真所謂主文而譎諫，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也。氣劘賈壘，目短曹劉牆，誠哉是言。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故子美有「長安卿相多少年」之羨，且曰：「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蓋自傷也。讀者遺其言而求其所以言，三復玩味，則子美之情見矣。³⁰⁾

張戒在《歲寒堂詩話》中，引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³¹⁾，張

29) 葛立方，《韻語陽秋》，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八冊，8262頁。

30) 張戒，《歲寒堂詩話》，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三冊，3252頁。

31)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御定全唐詩錄》卷二十七。

戒雖承認李杜‘才氣不相上下’，但認為杜甫‘獨得聖人刪詩之旨’，‘取其思無邪’³²⁾，故勝於李白。元稹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中，認為李白：“壯浪縱態，擺去拘束，摹寫物象，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李尚未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鄙哉，微之之論也！鋪陳排比，曷足以為李、杜之優劣。”³³⁾元稹將杜甫定位為古往今來第一詩人，“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³⁴⁾元稹認為李白僅在樂府方面的氣象可與杜甫比肩，其他則相去甚遠。元稹揚杜貶李是有其理論意圖的，那就是為他和白居易的新樂府運動擴大影響，因為這一運動承繼和發揚的就是杜甫的現實主義精神。杜詩〈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是以一己遭遇映襯出時代的淒涼與悲哀，杜詩向來以法度森嚴細密有致見長，這首〈七歌〉首尾兩章相互照應，餘下五章皆自首章引出，張戒認為杜詩性情真切感人，符合主文而譎諫的儒家傳統。杜甫是一位悲苦半生終不改其志的愛國詩人，熱腸嘆遍百姓疾苦、揮筆寫盡滄桑史詩永垂丹青的偉大詩人。他是中國文學史上唯一可與李白相提并論的詩聖。

宋人揭示杜甫忠君愛國偉大的人格胸懷，詩聖的地位由此奠定。李白的思想駁雜，出入百家而不受儒家牢籠，立身行事也多狂放不羈。李白強烈的主觀色彩，張揚外露奔放不羈的情感抒發及對封建統治者的辛辣諷刺都不符合性情之正的要求，更無補於教化，遭致宋人的批評與貶抑也就成為必然。如杜甫的〈槐葉冷淘〉³⁵⁾詩中，可以體現‘思君’的政治寓意。宋人對杜甫及其詩歌在於其終身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的人格力量，「發於性，止於忠孝」³⁶⁾的詩歌創作。吳可在《藏梅詩話》中云：“學詩當以杜為體，以蘇、黃為用。……蓋杜

32) 《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歲寒堂詩話》，卷上。

33) 《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歲寒堂詩話》，卷下。

34) 《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歲寒堂詩話》，卷上。

35) 杜甫，〈槐葉冷淘〉，《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御定全唐詩錄》卷二十六。青青高槐葉，採掇付中廚。新面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箸，香飯兼苞芦。經齒冷於雪，勸人投此珠。願隨金駿裏，走置錦屠蘇。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荐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

36) 〈王定國詩集敘〉，《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東坡全集》卷三十四。

之妙處藏於內，蘇、黃之妙發於外。”³⁷⁾‘藏於內’者，即指杜甫「發於性，止於忠孝」的人格修養。“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³⁸⁾之評，亦很明確。王安石描寫杜甫“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飈颯”³⁹⁾的高尚情懷，也正是杜甫此種未嘗忘君，以天下為己任的博大胸懷與崇高的精神征服了宋代文人。對於杜詩的欣賞，之所以主要表現在杜甫忠君愛國的人格力量和實踐價值的吸取，是因為北宋中期儒學復興，宋代文人多用《六經》、《詩序》來衡量和評價杜詩。

黃徹《碧溪詩話》中云：

柳遷南荒，有云：愁向公筵問重譚，欲投章甫作文身。」太白云：「我如鷓鴣鳥，南遷癩北飛。」皆褊攸躁辭，非歎歎惓惓之義。杜詩云：「馮唐雖晚達，終覲在皇都。」愁來有江水，安得北之朝？」其賦張曲江云：歸老守故林，戀闕情延頸。」其乃心王室可知。⁴⁰⁾

<劍閣>云：吾將罪真宰，意欲鏗疊嶂，與太白「搥碎黃鶴樓，剗卻君山好」語亦何異。然<劍閣>詩意在削平僭竊，尊崇王室，凜凜有忠義氣，搥碎、剗却之語，但覺一味粗豪耳。故昔人論文字，以意為上。⁴¹⁾

黃徹認為柳宗元<柳州峒氓>⁴²⁾、李白<醉題王漢陽廳>⁴³⁾等詩，既褊狹而又激烈的言辭而已，無忠心耿耿之義。但杜甫<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⁴⁴⁾、<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⁴⁵⁾等詩中，處處透露着忠君愛國之

37) 吳可，《藏板詩話》，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六冊，5539頁。

38) 蔡夢弼，《草堂詩話》，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九冊，8857頁。

39) 王安石，<杜甫畫像>，《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臨川文集》卷九。

40) 黃徹，《碧溪詩話》，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三冊，2377頁。

41) 黃徹，《碧溪詩話》，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三冊，2368頁。

42) 柳宗元，<柳州峒氓>，《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御定全唐詩》卷三十七

43) 李白，<醉題王漢陽廳>，《四庫全書》，《御定全唐詩》卷一百八十二。

44) 杜甫，<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御定全唐詩》卷二百三十二。

45) 杜甫，<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四庫全書》，《御定全唐詩錄》卷二十六。

心。宋代儒學復興，理學派別興起的時代中，宋人普遍尊奉高尚的人格，用道德理性規範舉動，對詩歌以道德理性進行嚴格制約。

宋代文學獨辟蹊徑，是以對傳統文學的充分汲取為前提。在文學上，宋人表現出強烈的崇尚典範的創作心理。李白和杜甫作為唐代詩人的典範，成為宋人最為關注的焦點。李白與杜甫所具有的至高典範意義是唐人的基本共識，在諸多的唐人評論中，李杜是一種共同風格的代表，他們的詩風都傾向於壯大宏麗，但是李杜二人的詩風及其中蘊含的文化思想意義的確相異，李詩豪邁浪漫，充溢着盛唐之詩風；杜甫詩歌精嚴勁健、老成沈鬱，顯露集大成之風格。由於宋代倫理規範、道德理性對文學批評的深層介入，使宋人對李白及其詩的認識與評價有所偏差，無論後代對宋人觀點贊同還是反對，在認識李白杜甫之間存在的差異上，大都是對宋人之論的沿用與發揮。李白天才絕倫，與杜甫都已達到詩歌極致，但李白對後代詩歌創作發展的影響，遠不如杜甫之廣範而深遠。杜甫一生恪守儒家思想，重視詩的言志與教化作用，並在創作上以此貫之。這種理論與實踐，不僅為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所贊賞，也被後來的眾多詩人視作表率。

IV. 李杜并尊

與杜甫相比，李白的思想就較為駁雜。杜甫一生信奉儒家思想，李白信奉的則是道家思想，不同的信仰與行動在封建社會的價值與地位就有極大的不同。雖然中國封建統治者的治國之道是儒道互補的，但主導思想仍然是儒家，道家屬於附屬或補助地位。宋朝以後，統治階級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強化專制統治，儒家思想又處於獨尊的地位。李白詩歌創作取得了輝煌的藝術成就，自然也受到後代詩人的欽佩與景仰，但他是位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才，其詩歌創作雖可崇却不易學。

蘇軾對李白的看法和評價十分矛盾。他在<李太白碑陰記>中云：“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鞵殿上，固已氣蓋天下

矣。”，又云：“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⁴⁶⁾ 蘇軾雖批評李白在政治上的失節，却又高度讚美李白傲視權貴追求自由的豪邁氣概，蘇軾獨特的人生哲學與處世態度，使他的詩歌在瀟灑豪邁的氣度中有着超脫曠達的情懷。李白一生傲岸，歷經坎坷，晚年遭受冤獄。王安石有關‘才高而識卑’的議論，則留下李詩風格與人品相背離的印象。王安石否定李白人品識度的言論引起激烈的爭論。蘇軾在〈仇池筆記〉中評論黃庭堅，表明對李白的看法：“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於世。”⁴⁷⁾ 以黃庭堅比魯仲連、李白固然不類，但論及魯、李二人的高潔脫俗及不用之用，却極為精當。李白的高潔脫俗與不用之用，正是針對王安石‘識卑’、‘言婦人酒’之說而發的。蘇軾有〈李太白畫像贊〉詩，詩中盡情渲染李白意氣橫空，超凡脫俗的精神氣度，并以郭子儀和令力士脫靴二事證明李白的識度和膽量。蘇軾的詩歌鮮明地體現着宋詩重理尚意的特徵，但蘇軾詩歌創作上有不少詩作感情奔放豪邁，氣象宏大雄奇，有如‘李白神於詩者’⁴⁸⁾。

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中云：

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⁴⁹⁾

宋人認為詩歌藝術創作上李白杜甫齊名，宋代蘇軾最早主張并論李杜，肯定李杜同為‘英瑋絕世之姿’。

楊萬里在〈誠齋詩話〉中云：

46) 蘇軾，〈李太白碑陰記〉，《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東坡全集》卷三十七。

47) 魏慶之，《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詩人玉屑》卷十八。

48) 楊萬里，《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誠齋集》卷八十。

49) 蘇軾，《蘇軾詩話》，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一冊，803頁。

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遙遙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蘇黃，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伐，業故有承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⁵⁰⁾

楊萬里認為蘇軾詩風似於李白，黃庭堅詩風似於杜甫，在尊崇杜甫為一代詩祖的宋代，對李白的評價，是值得研究的文學理論範疇，李杜并尊是唐人普遍推崇的現象，宋代詩話對李白的評價在總體上出現了指責大於讚揚。

宋詩主流詩人蘇軾、黃庭堅及江西詩派，在詩壇上興衰變化與對評價李白的變化有密切的關係。北宋初期至中葉，為宋詩探索時期，李白和杜甫韓愈白居易成為衆多師法對象；北宋中期後，宋代詩話李白論逐漸傾向於李杜并尊。黃庭堅影響下形成的江西詩派已經完全體現出宋詩特色，其勢力影響了宋代詩壇，推出杜甫為詩派之祖。北宋後期，出現批評江西詩派的傾向，體現出向唐詩復歸的趨勢。南宋中後期，嚴羽對以蘇軾、黃庭堅為代表宋詩風，江西詩派進行了批判，他強調回歸古典審美意趣的重要性，重新確立起以李白為代表的盛唐詩風。

宋代末期嚴羽提倡李白、杜甫并尊：

大曆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大曆後，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吾所深取耳。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太白〈夢游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少陵如節制之師。少陵詩，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⁵¹⁾

50) 楊萬里，〈誠齋詩話〉，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六冊，5971頁。

51) 嚴羽，〈滄浪詩話〉，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九冊，8728頁。

嚴羽分析李白、杜甫風格上的差異，承認李杜詩歌創作各詣其極。他對貶抑李白指責不滿，主張李杜并尊，認為不當優劣。他在《滄浪詩話詩辨》中明確指出：“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反映出宋詩價值觀轉向詩歌創作藝術。由于擺脫了政治功利，儒家詩教的局限，從詩歌美學觀點論詩，嚴羽對李白的評價較為客觀，李白的價值得以重新認識。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體系以儒家傳統思想為主體成分，出於對立朝大節，高尚人格的普遍推崇，他們對「忠義之氣，根於素守」⁵²⁾的杜甫無比崇敬，奉其為詩聖，尊為人格典範，把杜詩當作詩中之經，認為李白不如杜甫而對其進行指責。意在表明其自身符合正統規範的態度和立場。宋代的抑李之論大都具有這類模式化的傾向。宋代封建倫理空前強化的時代，宋代立朝開始要求其成員恪守宗法社會的道德規範，以宗法社會的道德精神為美，儒家傳統的倫理道德已經成為全社會通行的審美標準和每個士大夫都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李白以布衣待詔翰林，受皇帝禮遇又視權貴如草芥，率性而為的情況絕無僅有，必然引起宋代文士的羨慕和向往。宋人的思想陷入了矛盾境地，既難以擺脫封建君臣尊卑秩序觀念標準和準則的束縛，又泯滅不了反抗壓迫，追求個性自由的願望。

蘇軾對李白的矛盾態度在宋人中就很有代表性。蘇轍在《詩病五事》中，措辭嚴厲指責李白「其識污下」「太白詩類其為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所在也。」畢士安與蘇轍持有相同觀點。蘇軾不滿其弟之論，又碍於手足之情，於是針對畢氏進行駁斥：

東坡云：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簡文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子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杰。籠罩靡前，蹈藉貴勢……戲萬乘如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

52) 魏慶之，《詩人玉屑》，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九冊，9182頁。

子儀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⁵³⁾

蘇軾認爲對於李白不能用‘濟世’的標準來衡量，而應看到他「雄節邁倫，高氣蓋世」的主體人格和獨特價值，正是“不無補於世”的無用之大用。蘇軾對李白精神的獨特感悟和有力辯護，使王安石也有所感悟，黃庭堅向王安石詢問：“世謂《四選詩》，丞相以韓、歐高於李白耶？”王安石作了如下回答：“李杜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⁵⁴⁾可見王安石對李白的評價也有所改變。

蘇軾之後，也有對李白人品發表評論者，一般就脫靴、從璘、識郭等方面加以議論。朱熹在當時宗杜的氣氛下，對李白却別有見地。“朱文公云：「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⁵⁵⁾他認爲李白從璘是“文人之沒頭腦”⁵⁶⁾，不須就此大作文章。

杜甫的形象是宋代文人投身社會，從事政治活動的思想學術典範，代表的是儒家倫理道德的嚴格規範，李白形象則是宋人高揚個性，追求自由的榜樣。寄寓着反抗壓迫的願望。文人階層需要以此來理解人生，超脫痛苦。宋人心目中，李白已成爲精神楷模而被吟詠讚美，崇敬仰慕。李白本人面臨困厄悲憤苦悶，以及他對人生的執著追求已被淡化忽視。宋代之後，盡管歷代文人的價值取向有所不同，但對李白却有着共同的認識。李白的形象積淀着中國文人傳統的性格和特徵，宋代文人按照自身的理想價值去探討李白，重新塑造李白，從而確立自我，獲得心理上的滿足。

李杜雖并尊，但創作風格、思想內容皆大相徑庭。從詩歌藝術風格上看，李白詩歌自然飄逸、激情澎湃、明麗天成；杜甫詩歌沈郁頓挫、凝神煉字。從思想上看，李白代表自魏晉開始的文人的覺醒、心靈的自由和理想的高蹈，是個性解放的標誌，杜甫繼承儒家傳統的憂國憂民思想，以天下爲己任，悲慨傷懷。李白的詩風可概括爲清新飄然與卓逸不凡。李杜詩歌風貌的

53)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四冊，3974頁。

54)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四冊，3555頁。

55) 蔡正孫，《詩林廣記》，吳文治，《宋詩話全編》第九冊，9590頁。

56) 《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御纂朱子全集》卷六十一。

不同，固然與他們出身背景、藝術修養、創作個性有關，同時也有時代和環境條件不同的影響。李白出生的蜀中是道教與任俠風氣弥漫的地方。白少時受道教影響深刻，又曾學縱橫術和劍術，他的詩無可避免地會出現任縱飛揚的風骨。而杜甫生於奉儒守素的傳統家庭，自幼養成了忠君仁愛、中和處世的人生態度。李白文學創作活動主要在‘安史之亂’前期，正是繁榮的‘盛唐’時期，時代造就出他非凡的自負、狂傲的氣度和濃烈的浪漫主義特色。而比李白小十二歲的杜甫親身經歷大唐帝國由盛轉衰，他對現實苦難感受頗深，因而浪漫色彩少，寫實內容多。

李白留給後世九百多首詩篇，這些熠熠生輝的詩作，體現他一生的心路歷程，是盛唐社會現實和精神生活面貌的寫照。李白懷有遠大的抱負，他毫不掩飾地表達對功名事業的向往。〈梁甫吟〉、〈讀諸葛武侯傳書懷〉、〈書情贈蔡舍人雄〉等詩篇中，都有繪聲繪色的展露。在長安3年經歷的政治生活，對李白的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現實，發生了尖銳的矛盾，胸中淤積了難以言狀的痛苦和憤懣。〈行路難〉、〈古風〉、〈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等，均是緬懷古人，壯思欲飛；自悲身世，愁懷難遣的著名詩篇。李白大半生過着流浪生活，游歷了全國許多名山大川，寫下了大量贊美祖國大好河山的優美詩篇，借以表達出自己酷愛自由、渴望解放的情懷。這類詩作中，奇險的山川與他那叛逆不羈的性格形成了完美的契合。這類詩在李白的詩歌作品中佔有相當數量，其中〈夢游天姥吟留別〉是最傑出的代表作。「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詩句，淋漓盡致地刻畫出詩人的一身傲骨，成爲後人考察李白偉大人格的重要依據。

V. 結 論

李白作爲一位熱愛祖國、關懷百姓、不忘現實的偉大詩人，也十分關心戰爭主題，對保衛邊疆的將士予以熱情的歌頌，如〈塞下曲〉，對統治者的窮兵黷武則給予無情的鞭撻，如〈戰城南〉、〈丁都護歌〉等。這類詩作顯示出盛唐

气象中人性的覺醒，文人的時代性格和精神風貌。李白的詩具有“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藝術魅力，這正是他的詩歌最鮮明的藝術特色。作為一位浪漫主義詩人，李白調動了一切詩歌創作浪漫主義的手法，使詩歌的內容和形式達到了完美的統一。李白的詩富於自我表現的主觀抒情色彩十分濃烈，感情的表達具有一種排山倒海、一瀉千里的氣勢。李白的這一藝術表現手法在〈夢游天姥吟留別〉、〈蜀道難〉等詩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李白的詩歌以抒情為主。屈原而後，他是第一位真正能夠廣泛地從當時的民間文學藝術，秦漢魏以來的樂府民歌吸取其豐富營養，集中提高而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貌。他具有超異尋常的詩歌藝術天才和磅礴雄偉的創作力量。一切可驚可喜、令人興奮、發人深思的現象，無不盡歸筆底。李白的詩歌對後代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唐的韓愈、孟郊、李賀，宋代的蘇軾、陸游、辛棄疾，明、清的高啓、楊慎、龔自珍等著名詩人，都曾受到李白詩歌的巨大影響。

宋代詩話對李白的評價，是李白接受史上極其重要的一環，對深入李白個體研究乃至正確認識宋代文化及其影響有着積極的意義。宋代倫理規範，道德理性對文學批評的深層介入，使宋人對李白及其詩的認識與評價有所偏差，在對他們樹立起來的時代典範杜甫的理解上也存在着誤區，宋代詩話對李杜的重新評價，客觀上推動了後世李杜研究的深入，有利於唐宋詩特質的進一步明晰及對文學發展脈絡的把握。後代對李白詩歌評論中，無論是贊同還是反對，在李杜之間差異的認識上，基本上是宋人之論的沿用與發揮。李白的仙化形象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意義也經過宋人的傳播得到進一步的強化而日益深入人心，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的篇章。

<參考文獻>

- 吳文治，〈宋詩話全編〉（全10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南京。
 蔡鎮楚，〈中國詩話史〉，湖南文藝出版社，2001年，長沙。

陳良運, 《中國詩學體系論》,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年, 北京.

張毅, 《宋代文學思想史》, 中華書局, 2004年, 北京.

吳建民, 《中國古代詩學原理》,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1年, 北京.

程杰, 《宋詩學導論》,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年, 天津.

《四庫全書》, 集部, 總集類, 《御定全唐詩》

《四庫全書》, 集部, 總集類, 《御定全唐詩錄》

《四庫全書》, 集部, 總集類, 《宋詩鈔》

《四庫全書》, 集部, 總集類, 《文編》

《四庫全書》, 集部, 總集類, 《文章辨體彙選》

《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李太白文集》

《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李太白集注》

《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文忠集》

《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山谷集》

《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東坡全集》

《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臨川文集》

《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誠齋集》

《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後村集》

《四庫全書》, 集部, 詩文評類, 《漁隱叢話》前集

《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御纂朱子全集》

《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侯鯖錄》

< 국문제요 >

성당의 詩仙 李白은 송대 시화에서 많은 관심의 대상이 되었다. 비교적 전면적인 평가가 이루어져, 시화에서 다루어진 이백에 대한 논평은 상당히 풍부하다. 송대 시화에서 다루어진 이백에 대한 평론을 통하여, 송대 시단이 唐詩에 대해 가졌던 인식과 영향의 정도를 탐색할 수 있으며, 부수적으로

로 송대 시학 발전의 특색을 체현할 수 있다. 이백과 그의 시가에 대한 더 깊은 연구를 위한 이론적 근거를 제공하기 위해, 본고에서는 이백과 杜甫의 우열론에 대해 초보적으로 탐색하였다. 이백과 두보는 당대의 걸출한 두 시인으로, 문학비평의 각도에서 이백의 시를 논평하기 위해서는 반드시 두보를 언급해야 하기 때문에, 이백과 두보의 시가 창작과 예술 형식의 비교는 송대 시화에서 이백 평론의 독특한 한 범주가 되었으므로, 송대 시화에서 李杜優劣論의 논의는 충분히 전개되었다.

송대 시화에서 이백에 대한 평가는 이백 비평사에 있어서 매우 중요한 부분이므로, 이백 개인에 대한 더 깊은 연구 내지 송대 문화와 이백이 송대 문화에 끼친 영향을 정확히 인식하기 위해 상당히 의미가 있다. 송대에는 윤리규범과 도덕이성이 문학비평에 깊은 영향을 미쳤으므로, 송인들이 이백과 그의 시에 대한 인식과 평가는 시기별로 편차가 있다. 따라서 송대 시화에서 이백과 두보에 대한 새로운 평가는 객관적으로 후세의 이백 두보 연구에 깊은 영향을 미쳐, 당송 시의 특질을 더욱 명확히 이해하고 문학발전의 맥락을 파악하는데 도움을 주었다. 추송을 하든지 폄하를 하든지 후대의 이백 시가에 대한 평론은, 이백과 두보 사이의 차이에 대한 인식에 있어서, 기본적으로 송인들의 이론을 답습하거나 발전시킨 것이다.

주제어 : 宋代詩話, 李白, 杜甫, 謫仙, 揚李抑杜, 抑李揚杜, 李杜并尊